



明代銅梁有個撰寫墓志銘的高手 一生為20多人撰寫過墓志銘

□胡衛民

歷史上，重慶銅梁籍擅長寫墓志銘和寫序的文人頗多，寫得較好的文人有兩位：一位是舒表；另一位就是明代嘉靖文壇“後五子”之一的張佳胤。他不但為著名的《華陽國志》、明代萬曆《銅梁縣志》和《大足縣志》等地方志作序，還擅長撰寫墓志銘。

為20多位族人、鄉黨、同僚和文友撰寫墓志銘

張佳胤，人稱“張宮保”，明代名臣、文學家。在清代，因雍正皇帝的全名中有個“胤”字，後人就將他改名為張佳印、張佳允。祖籍湖北德安府孝感縣（治所在漢川鎮），明嘉靖六年（1527年）生於重慶府銅梁縣（今重慶市銅梁區），字肖甫，初號垆山，後號峽山人（亦作居來山人）。早年師從李第（號三溪）和李第的堂弟李恒，嘉靖二十九年（1550年）進士，先後擔任滑縣知縣、兵部職方司主事、浙江巡撫、兵部侍郎、兵部尚書，加太子太保銜。他為明朝文壇“嘉靖後五子”之一，著有《峽山集》。他以平亂、保邊、修長城、擊倭寇聞名遐邇。

據不完全統計，張佳胤一生曾為20多位五服九族、鄉黨、同僚和文友撰寫過墓志銘。其中，有明代銅梁走出去的高官舒芹（號月山，嘉靖十年舉人，先任奉直大夫、貴州按察使，後來官至雲南騰越州知州），舒芹乃張佳胤親家舒九齡的父親，張佳胤曾應邀為其撰寫《明故進階奉直大夫協正庶尹雲南騰越州知州月山舒公墓志銘》。

另外，張佳胤年輕時，到瀘州拜請過當朝狀元和“明代第一才子”之稱的楊慎（楊升庵），懇請楊慎為亡父張文錦撰寫《明故待封君南溟張公墓志銘》（原石刻碑藏於銅梁縣博物館）。瀘州在漢代稱為江陽郡，楊慎在瀘州實際居住時間為6年，即嘉靖三十一年（1552年）九月至嘉靖三十七年（1558年）冬。當時，張佳胤正在雲南按察使的任期中，慕其文采，通過熟悉楊慎的重慶知府劉繪（字子素）介紹，嘉靖三十六年（1557年）專程至江陽，懇請楊慎為父親張文錦撰寫墓志銘，寓居紫房道觀，與楊慎載酒往來賦詩互答數日，相交相契。張佳胤《中宛大夫江西建昌府知府少岷曾公墓志銘》載：“嘉靖丁巳走江陽，為先府君乞墓銘於楊用修先生。”時間上與墓志銘所載相合。其間，張佳胤與原江西建昌府知府、瀘州合江縣籍的曾琦（少岷先生）也有深入交流，張佳胤曾在曾琦去世28年後（即萬曆十三年），應曾琦的家人之邀請，以兵部尚書之尊為其撰寫了《中宛大夫江西建昌府知府少岷曾公墓志銘》。

據清代光緒《銅梁縣志·藝文志一》記載：時任明代兵部職

方郎中張佳胤還為自己的長輩、銅梁首富和處士全寅（字時吻，號前溪）撰寫過《處士全前溪墓志銘》，記述了全寅當時捐資修建全德橋的善舉。墓志銘上盛贊全寅，“有磊磊者，而寧謂弗顯。有振振者，而寧謂弗遠。豹之革，人之名。沒而不朽，其聲彭彭。巍斯累斯，千載乎碩人之隨。”

20世紀90年代，銅梁衛生學校的坡上建商品房時，發現了《處士全前溪墓志銘》，系迄今為止在銅梁境內發現的張佳胤撰寫的第一塊墓志銘。

在明代巴蜀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

據胡傳淮主編《遂寧張文端公全集·卷五》載：清初宰相、四川遂寧張鵬翮的《大樟祖居》中有“柏溝樟樹蔭茅廬，始祖由來卜此居。三派辛勤躬稼穡，百年清白事詩書。宅心忠厚財謀在，傳世醇良積慶餘。佑啟後人培福德，莫忘高大耀門閭”的詩句。此詩注釋中有“始祖萬公，明初自楚遷蜀，兄弟有三：一是居銅梁縣，至大司馬肖甫公（張佳胤）顯；二是居安岳縣，至待御留孺公（張任學）顯；三是居遂寧（邑），自明代景泰時期的姚安太守（張贊）至崇禎壬午年，孝廉科第聯綿”。由此可見，明代銅梁張佳胤與清代遂寧張鵬翮系同一始祖的後裔。

身仕康熙和雍正兩朝的張鵬翮，也是一位擅長撰寫墓志銘的行家里手。比如，他身為雍正王朝文華殿大學士、理學名臣時，曾為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張英撰墓志銘。墓志銘中稱：“國運隆平，文明昌啟，惟公學成，應時而起。振華茂實，發聲詞林，為麟為鳳，如玉如金。簡在帝心，人參帷幄，朝夕論思，曰公所獨。鴻文淳質，翼翼小心，卿才公望，眷荷日深。文章之司，禮樂之府，只手總持，旋登台輔。有旧有勞，時至引年，進退以禮，公斯樂全。生受敕褒，歿蒙謚號，善人國基，朝野所效。”

總之，張佳胤、張鵬翮這兩位張家才子，在明清兩代巴蜀文學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。

（作者系重慶新詩學會會員）



張佳胤

江津往事 尋踪

主辦單位：重慶晨報副刊部 重慶市江津區作協

江津古鎮串起婚戀地圖

□趙瑜

結發、白首。我的詩友在這裡舉辦山水实景詩歌朗誦會，他們感傷：“在梯子的盡頭，時光緩慢/果子敞開了它甜美的山巒”；他們吟哦：“台階上，不僅有玫瑰的雲朵、露珠/蟲鳴的潮水/一荏荏落葉被風吹拂。”

南宋和明清時期的古街吊腳樓，一座挨著一座，一層疊著一層。抬望天空，飛檐翹脊，既有“騎廊式”過街亭的妙趣，又有“風雨過街樓”的獨特設計。走在石板長街，世代相傳的老藥鋪、老茶館、老客棧錯落有致，見證歷史的滄桑；印染、打盆、打更、打鐵、打蓮槍等西南地區“七十二行”民俗文化依稀可尋。

“塘河成婚”

如果說中山古鎮讓人感受到熊熊的熱戀火焰，塘河古鎮就代表愛情的平穩發展期：古鎮調子如隨心波瀾的水墨畫。天色晴朗時，古戲樓台的松、竹、梅雕花顯出往日的奢華；霧氣蒼茫時，屋頂殘瓦讓人感嘆歲月的遠逝。儘管周圍的開發熱火朝天，古鎮仍淡定優雅：貓兒在屋檐下睡著懶覺，游人的步子慢慢悠悠，推開居民的木板門，喝一口甘冽的梅子酒，倚著石龍門莊園的高石柱發呆，追憶著舊日的輝煌。

塘河最著名的民俗就是婚俗，它是重慶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，包含說媒、做相、開庚、办嫁妝、出閣、送親迎娶、拜堂、办筵席酒、鬧房、參厨、謝媒等十二個禮儀過程，禮節繁多，場面恢宏。婚俗花轎、服飾做工精緻考究，婚禮過程充滿婚嫁雙方的喜、怒、哀、樂，匯集了儒、道、佛等多種文化；吹打樂極具地方特色，曲詞打動人心。沿河而行的婚轎、精壯的轎夫、盛妝的新娘，處處漾滿原始浪漫風情，一路歌聲與喜氣，沉淀著古鎮深厚而燦爛的文明歷史。

“石蟆求子”

《江津縣志》載：“石蟆自元末建鎮，因老街上場口有一巨石形如蛤蟆虎踞而得名。”小小古鎮表面無奇，

但有詩云：“歷史悠悠清源廟，小小青果豈滿江；古往今來魚米鄉，四通八達奔小康。”道出了它風情別具。

石蟆有一座保存完好的明代廟宇——清源宮，是為紀念蜀郡太守李冰父子治水防災、修建都江堰有功而建，承載著代代石蟆人對駕馭大自然的渴望，長年香火旺盛。每年大年三十到正月十五都有上九廟會，祭祀、川戲、翻五台、爬杆、舞獅舞龍等民俗活動輪番上演，熱鬧非凡。清源宮吸引著小夫妻前來燒香求子，祈禱美麗的爱情與幸福的婚姻瓜熟蒂落、開枝散葉，誰不願意生一個大胖小子在這裡幸福地奔跑呢？古鎮還有元代老街、江津唯一的石窟佛像（長江入渝第一佛望江大佛），望江古墓群、古學陀國國王墓葬等，引來游人探尋。

“白沙上學”

白沙古鎮的美，在於它有“小朝天門”之稱的白沙嘴碼頭，在於江邊那僅供一兩人并行的老街古樸悠遠，更在於它厚重的文化底蘊與書香氣息。這裡有著全國唯一一所收門票的中學聚奎書院。奎星主文章，是古代讀書人於文昌帝君之外最崇信的神。聚奎書院始建於1868年，白屋詩人吳芳吉、辛亥革命烈士卞鼐都曾就讀於此。陳独秀、吳玉章、馮玉祥、黃炎培等人，均來此講學或參觀。

漫步校園，可見舊樓及碑刻古意盎然，院內樹木參天、亭台依依、黑石遍山、白鶴翻飛，曾號稱“川東第一大禮堂”的鶴年堂保存完好，如義大利歌劇院般洋氣。抬頭看夫子堂，楹聯為“是英雄鑄造之地，為山川靈秀所鍾”，更覺得這真是一個讀書聖地，在文魁先賢保佑下，江津的孩子們有靈氣有福氣，有不可限量的未來。

“中山定情、塘河成婚、石蟆求子、白沙上學”，這是江津民謠，更串起這份江津婚戀地圖。沒有經歷過真摯爱情的靈魂是苦澀的，沒有感受過歷史积淀的情怀是輕浮的，江津之大，山川河流草木如織，從古到今的爱情契約，在中山的石梯上刻著，在塘河的漁船上飄著，在石蟆的香客口中誦著，在白沙的學者手中寫著，它提醒著我們：若能相遇相愛，請珍惜！（作者單位：重慶市南岸區文聯）

塘河古鎮

“中山定情”

步入沿河而建的、西南地區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商業老街，看1.5公里的300多間店鋪繁華依旧，在筲溪河畔感受著久違的沁涼河風，遙想昔日鹽幫、馬幫、船幫、木幫、米幫在這裡熱鬧穿梭，敬畏著古莊園、古寺廟里留存的巧奪天工建築手藝。

厚重的歷史催生了刻骨的爱情，這裡有劉國江和徐朝清驚世駭俗的“愛情天梯”：那一年，她俏美如花，他一見钟情，粗糙沉默的石階，歲歲年年的堅守，催人淚下。年輕人慕名而來，在石階上許諾、定情，期盼著